

青少年百部成长经典

鲁滨逊漂流记

彩色插画本

(英) 笛福 / 著
李冀兴 / 译

本书使作者博得了“英国小说之父”的美誉

一本好书奠定一种品质 **挑战**



中国妇女出版社
China Women Publishing House

青少年百部成长经典

鲁滨逊漂流记

本书使作者博得了“英国小说之父”的美誉

彩色插画本

(英) 笛福/著
李冀兴/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China Wome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英)笛福(Defoe,D.)著;李蕊兴
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6
ISBN 7-80203-178-8

I.鲁… II.①笛…②李… III.长篇小说—英国—
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962 号

鲁滨逊漂流记(彩色插画本)

作 者:(英)笛福著 李蕊兴译

图书策划:樊国宾

责任编辑:李 里

责任印刷:王卫东

装帧设计:夜行动物工作室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特 16 开

印 张:13.5

字 数:160 千字

插 页:10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203-178-8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我当然受到过这些伟大作品的滋养。

——石康（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晃晃悠悠》、《一塌糊涂》）

这些书正合我的口味：有趣且深刻的那一类。

——魏微（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在明孝陵乘凉》、《拐弯的夏天》）

在西方，这些书其实都是严肃的成人读物。

影响过无数卓越人物的成长。

——李冯（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英雄》、《十面埋伏》）



在西方，鲁滨逊的形象妇孺皆知。
《鲁滨逊漂流记》奠定了这位流浪荒岛
数十年的孤独者的神话英雄的地位。他
航海遇险，漂流到南美洲的荒岛上。依
靠双手和工具，盖房，耕地，种粮，饲
养牲畜，还从土著刀下救下了一个奴隶。
鲁滨逊用近30年的时间，把荒岛建设成
了一个能基本满足人类生存要求的地方，
最后又奇迹般地回到欧洲，成为巨富。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1
第二部分/31
第三部分/201





第一部分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我们家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布莱梅市人。他移居英国后，先是住在赫尔市，经商发家后就收了手，搬到约克市定居，在那儿，他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因而给我取名叫鲁滨逊·克罗伊茨内。英国人一读“克罗伊茨内”这个外国人的姓发音就走样，结果大家就叫我们“克罗索”，以至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这么写了，所以我的朋友们也都叫我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生前是驻弗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在与西班牙人作战时，于敦刻尔克附近牺牲。至于二哥，他的下落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的父母亲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

我是家里最小的，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从小我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着出航远游。当时，我的父亲年事已高，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让我上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一心一意想要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







都打不起精神，只想航海。

当时，我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我的这种天性，似乎注定了我未来多舛的命运。

父亲是个头脑聪明、为人很慎重的人。他预见到我的意图会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地开导我，还给了我不少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那时，他痛风病正发作，行动有些不便。父亲十分恳切地劝告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满足我漫游四海的理想之外，究竟有何理由要抛开父母亲，背井离乡呢？在老家，我可经人引荐，在社会上也可以混得不错。自己再勤奋努力一点，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活的日子。父亲对我说，一般航海冒险的人，不是妄想暴富，就是穷得身无分文。他们野心勃勃，想以非凡的举动扬名于世。但对我来说，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没有那个必要。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即一般所说的中间地位。从他长期的经验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地位也最能使人获得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生活没有着落，也不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相互倾轧，最终弄得心力交瘁。他说，我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认识到中间地位的生活确实无比幸福，这就是，人人都羡慕这种地位，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都恨不得自己一出生就是介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明智的人也证明说，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就说：“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他提醒我们，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多灾多难，惟有中间阶层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安康。中间阶层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享受着生活中的种种情趣，这些都是中间阶层的福分。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乐，怡然自得地过完人的一生，不受劳心劳力之苦，尽情地体味人生的美好，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感到幸福，随着时间的进程，



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父亲态度诚挚、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耍孩子气，不要自讨苦吃，不论从人之常情，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我都不会吃苦，不必为每日生计去操劳，他会为我准备好一切，尽力让我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假如我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而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带来灾难，所以向我提出了忠告。总而言之，他答应，要是我听他的话，安心待在家里，他一定尽力为我作安排。他从不同意我出门远游。假如我将来遭遇到什么不测，那就不要怪他。谈话结束时，父亲又说，我应该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曾同样如此恳切地劝告过大哥不要去弗兰德打仗，但大哥不听。当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决意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丢了性命。他还对我说，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那么，他敢说，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的。直到后来，我走投无路时，才后悔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

事后想起来，父亲最后这几句话，竟成了我后来遭遇的谶言，当然，我相信父亲当时未必有这种先见之明。当时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他讲到大哥陈尸战场，讲到我将来求援无助而后悔时，更是悲不胜悲，不得不中断他的谈话。最后，他说，他忧心如焚，话也说不下去了。

我为父亲的这次谈话深受感动。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天哪！过了几天，我就待不住了。为了不让父亲再纠缠我，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礼拜，我都一直躲避着他。我也不像以前那样愣头愣脑想干就干，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她。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干不了，父亲最好答应我，免得逼我逃走。我已经 18 岁了，不论是去当学徒还是做律师的





助手，都太晚了。而且，我相信，即便自己去当学徒或者做助手，也必定不等出师，就从师傅那儿逃走。要是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说情，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海一次，要是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加倍努力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的。

母亲听了我的话后大发脾气。她对我说，就是她去对父亲说这事也毫无用处，父亲很清楚这事对我的利害关系，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的。她还说，我竟然还想着离家出走，这实在让她难以理解。她又说，如果我执意自寻死路，那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她要让我觉得，无论是她，还是我父亲，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所以，我要自取灭亡，与她也无关，免得我以后埋怨她说当时父亲是不同意的，而她却是同意的。

尽管母亲当面拒绝了我的请求，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为此大为忧虑。

过了一年光景，我终于离家出走了。有一天，我偶然到赫尔市去。当时，我并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位朋友。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一起去，我不必付路费。这时，我既没有与父母商量，也没有给他们捎个话，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知道我的消息的。我登上了那艘开往伦敦的船，那是1651年9月1日。谁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倒霉的时辰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槛就遇上倒霉事情，一倒霉起来就久久难以摆脱。我们的船刚刚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煞是吓人。我第一次出海，感到难受得要命，心里也很害怕。

风暴越来越凶猛，海面上海浪滔天，狂风怒吼。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的咆哮着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与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堪一比。当时是初次航海，虽然年轻，却令人胆战心惊，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我感到大海的





浪头随时会将我们吞没。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水浪时，我觉得我们会随时倾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在此情况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下了无数次决心，如果能回去，逃脱这一次厄运，我就回到我父母身边。

第二天，暴风雨过去了，海面平静多了，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感觉了。但我有些晕船，人没精神。到了傍晚，天空完全晴了，风也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金色的黄昏。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旭日都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普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人间美景。

那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令人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惟恐我真的不再航海的朋友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的一点微风，一定把你胆都吓破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问他，“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白痴啊，”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事忘了吧！你看，多美啊！”

我被灌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地喝酒，胡闹，把对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我脑子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更是消失殆尽，航海的渴望再次涌上心头。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大风暴过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程，尽管天气晴朗，但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边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此锚地停泊，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进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进入河口的，但是风刮得实在太紧，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加猛烈。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轱辘、缆篷等一应俱全，十分结实，大家对大风满不在乎，一点都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娱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中帆，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大浪。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船锚脱了，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

这时，风暴来势疯狂，我看到，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祈祷：“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在最初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在船头，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起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有些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那么，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当船长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满目凄凉：海上的巨浪，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一次。再向四而一望，境况更是糟糕。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很重，已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船上有人惊呼起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经在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开向大海，船上的桅杆一根不剩。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的了，因为在海上，小船还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完全失去了控制。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船长当然一口拒



绝。但水手长严厉地说，要是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要沉没了。船长也只好下令砍掉前桅。船上的前桅一经砍下，主桅便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这样不得不把主桅也砍掉。我们的船，只剩下一副空荡荡的甲板。

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情。风暴越刮越猛，水手们自己都承认，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残忍的大风暴。我们的船体虽然坚固，但因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剧烈地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沉了，船要沉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是什么意思，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后来，我问过别人才明白过来。这时，风浪还在加猛，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情况：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在不断地祈祷，他们都感到船随时有遭难的危险。到半夜，更是雪上加霜，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不一会儿，又跑上来一个人说，底舱里已有4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听到船底漏水时，我的心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当时正坐在自己舱房的床边，一下子感到再也撑不住，倒在了船舱里。后来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什么事也不会干，现在至少可以去帮着抽水。我立即打起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随风向海上飘去，船长就下令放枪求救。听到枪声，我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吓得几乎晕倒在抽水机旁。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我们的船显然不久就会沉没。这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已不可能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

小艇上的人划近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上去，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尽量把绳子放长些。小艇上的人终于





抓住绳子。我们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下到小艇上。此时此刻，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大家一致同意任小艇随波逐流，但我们在努力向岸边划去。船长许诺，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向他们的船长照价赔偿。

人们半划着小艇半随浪逐流，逐渐向北方的岸边而去，最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就看到它沉下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沉船。

水手们奋力向岸边划去。小艇在浪尖时，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海岸，还看到岸上有许多人跑来跑去。小艇前进非常艰难，怎么也靠不了岸。最后，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向克罗默延伸。这样，我们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靠了岸。全靠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安全上岸后，步行至雅茅斯。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他们妥善地安置了我们的住宿，还为我们弄足了旅费。我们可按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脑子，就应该回赫尔，回家去，那样，我一定非常幸福。父亲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寓言中的父亲，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家里人是在我搭乘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之后又过了很久才得知，我并没有死去的消息的。

我的朋友——船长的儿子，正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他的胆子反而比我小了。我们在雅茅斯市时，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两三天后他才碰上我。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一交谈，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看上去神情沮丧，且不时地摇头。他问了我的近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他父亲说，我这是第一次航海，只是试试罢了。

听了这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心的口吻跟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灾难是一个预兆，它说明，你不能当水





手。”“为什么，先生，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两回事。年轻人，航海是我的职业，因此，也是我的职责。你这次出海，虽然只是一种尝试，老天爷已给你滋味尝了；你若再一意孤行，必无好结果。或许，这次大难，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船而引起的，请问，”船长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坐我们的船出海？”

于是，我简略地向他交待了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气冲天，令人摸不着头脑。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然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以后我绝不再与你坐同一条船了，即使给我1000镑我也不干！”我觉得，那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想在我身上发泄。其实，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脾气。不过，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次，敦促我回到父亲身边去，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他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无论你上哪儿，你只会受苦和绝望。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我对他的话未予回答，很快就跟他分开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点小钱，从陆路去伦敦。在去伦敦的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思想上一直在作剧烈的斗争，不知道该选择什么道路：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我自己不仅羞见双亲，也羞见别人。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内心十分矛盾，不知何去何从。但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而升起，难以抑制。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忘，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最后全部丢到脑后。我又重新向往起航海生活来。

我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话说，就是到几内亚去！

在上次的冒险活动中，我在船上从未做过什么。这是我的不幸。





本来，我可以比平时努力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应该做的事情。到一定时候，即使做不了船长，说不定也能做个大副或者船长助手什么的。可是，命中注定每次我都会作出最坏的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口袋里装了几个钱，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就像往常一样，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船上的一切事务，我从不参与，也从不试着去学。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这又是我命里注定的。刚到伦敦，我就认识了一位不错的船长，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儿，做了一笔不小的买卖，所以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可能吧，那时我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生厌。他听我说想出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假如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乘他的船，还可做他的伙伴，与他一起进餐。要是我还想顺便带点货物，他将告诉我带什么东西最能赚钱。

对船长的盛情，我正求之不得，我们成了莫逆之交。船长为人真诚实在，我便上了他的船，真的带了些货物。

我的船长朋友正直无私，所以我也赚到了一笔不少的钱。我听他的话，带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大约值 40 英镑。这些钱我是靠一些亲戚的帮助搞到的。我写信给他们，他们就告诉我父亲，至少告诉了我母亲，由父亲或母亲出钱，再由亲戚寄到我手上，作为第一次做买卖的本钱。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成功的航行。这完全归功于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学会了记航海日志，观察天文，总而言之，我已经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常识。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我带回了 5 磅 9 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大约 300 英镑，赚到不少钱。这更使我踌躇满志，我的一生也由此断送。

然而，这次航行也有不幸的地方。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从北纬 15 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酷热，我得了热带





水域水手们常得的那种热病，三天两头发高烧，说胡话。

现在，我俨然成了到几内亚做生意的商人了。我的船长朋友在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走一趟几内亚，我登上的是同一条船。这时，原来船上的大副做了船长。这要算是最倒霉的一次航行了。虽然我上次赚了点钱，但我只带了不到 100 英镑的货物，余下的 200 英镑通通寄存在船长老婆那里。她像船长一样，待我公正无私。但是在这次航行中，我却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正航行于这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天拂晓，突然有一艘从萨累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出现了，我们的船也马上扯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要快，逐渐逼近了我们，看情形，再过几小时，他们肯定能赶上我们。于是我们开始作战斗准备。我们船上有 12 门炮，但他们有 18 门。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光景，他们追赶上来。

他们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 8 门炮搬到了这一边，一齐向他们开火。海盗船边后退边还击，他们船上 200 来人一起用枪向我们猛射。我们的人隐蔽得好，无一受伤。海盗船准备对我们再次发动进攻，我们也全力备战。这一次他们从后舷的另一侧靠上我们的船，并有 60 多人跳上了我们的船。强盗们一上船就一通乱杀，砍断了我们的桅索等船具。我们用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奋力抵抗，把他们击退了两次。但到最后，我们还是失去了战斗力，死了 3 个，伤了 8 个，剩下的只得投降。全部俘虏被押送到萨累，那是摩尔人控制的一个港口。

事实上，在那儿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当初我担心的那么可怕。

其他人都被送到皇帝的宫里，远离了海岸。我被海盗船长作为他自己的战利品留下，成为他的奴隶。这是因为 I 年轻能干，对他有些用处。我的境况发生了突变，从一个商人一下子变成了可悲的奴

